

沈雲龍選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四

第
一
十
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 四集 目錄

第十一冊

小腆紀傳 三

(卷四十一至卷五十五)

清・徐

鼎撰 九〇九



斬此七人則定矣某當奉千金爲壽釋紳者肅樂年未四十也會肅樂亦遣諸生倪懋熹勸之仁來歸之仁兩答之期十五日至至則大會諸鄉老突出三賓書數其罪三賓叩首乞命願出萬金助餉之仁遂從肅樂締盟共城守魯王監國封武甯伯分守西興尋進侯既江上諸軍與

王師屢戰不勝西望心灰之仁上疏監國曰事起日人人有直取黃龍之志乃一敗後遽欲以錢塘爲鴻溝天下事何可忍言臣願以所隸沈船一戰今日死猶戰而死他日卽死恐不能戰也明年三月朔

王師驅船開堰入江張國維敕各營守汛命之仁率水師從江心襲戰會東南風大起之仁揚帆奮擊碎舟無數鄭遵謙

小腆紀傳卷第四十一

前翰林院檢討加詹事府贊善銜六合徐肅謨

列傳第三十四

于穎

莊元辰 王玉藻

董守諭 邵之詹

王正中

徐孚遠

陳士京

于穎字穎長金壇人崇禎辛未進士累官工部員外郎出知順德府移西安以事罷尋起復爲工部郎授紹興知府越人重水利前守築三江應宿闢而越水治然闢在下流能禦潦而無以處旱崇禎末苦旱左都御史劉宗周家居謂惟通麻谿壩更於麻谿壩之上流通茅山閘潦則閉之是爲良策而

蕭山愚民挾形家言阻之長吏諮於潁潁曰劉總憲言是捕
蕭民之梗令者杖之事得集雖大旱不爲災民復翕然誦潁
乙酉遷分巡甯紹台道馬士英挾太后入浙宗周泣曰非斬
士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潁於是再疏請誅士英不報宗周
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潁自以外臣未可擅殺宰相
乃止偕宗周歸結熊汝霖輩共起兵而我

大清兵已至杭宗周絕粒潁亦馳入雲門山觀變紹興通判
張慄以城降會鄭遵謙起兵斬慄迎潁潁馳回望城哭城中
人呼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先是潁密遣在事軍官募兵備敵
至是絡繹率眾至鄉官前太僕蕭山來方煒前職方來集之
等亦各以兵會潁乃操小舟西徇蕭山新令陳瀛出謁執之

焚招降榜鳴鼓誓師大集都亭時閏六月旬有三日也卽夕以五百人趨固陵前所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來迎蕭人沈振東爲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劄西岸無所得船頴率眾登岸大譟遂畫江以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

大兵拽內河舟百餘木罈填土擬渡頴遣死士陳勝等鑿沈之風起潮湧罈盡漂各營鈎致以爲用時以爲神助頴謂諸將曰杭已有重兵攻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甯出海鹽以通震澤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比海甯兵起而富陽爲降將郎斗金所據遣副將劉穆夜襲之餘杭之道得通故餘杭令邱若濬故瓶窑副將姚志倬來會穆

乃駐師清風亭爲聲援

大兵突至克富陽穆子肇勦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等并力以禦潁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方國安之得駐七條沙自此始也魯監國晉按察使行巡撫事旋進右僉都御史督師江上遂自爲一軍守漁浦時諸軍交訐爭兵爭餉潁支柱其間爲最苦王之仁尤惡之一日會於潭頭語不合之仁拔劍擬之馬士英卻以身蔽乃免已而諜言

大兵自海道至命移軍三江口江上師潰航海扈從不及還京口以黃冠終

莊元辰字起貞晚字頑菴鄞人學者稱爲漢曉先生賦性嚴凝不隨人唯阿下筆千言亦倔強睥睨一切成崇禎丁丑進

士授南太常博士八載不遷甲申之變一日七至中樞史可
法之門促以勤王宏光帝立朝議選科臣總憲劉宗周掌科
章正宸皆舉元辰爲首而馬士英密遣私人致意曰博士曷
不持門下刺上謁相公掌科必無他屬峻拒之或謂士英是
故劉章之私也中旨僅授刑部主事公論爲之不平已而阮
大鍼欲興同文之獄元辰曰禍將烈矣遽出都賦招歸詩十
章志感未幾而留都陷錢肅樂之起事也元辰破家輸餉時
降臣謝三賓爲王之仁所脅以餉自贖及肅樂與之仁赴江
上三賓潛招兵於翠山眾疑之明經王家勤謂肅樂曰公等
竟欲西行乎其疏也肅樂驚問計將安出家勤曰浙東沿
海皆可以舟師達鹽官倘彼乘風而渡北來搗巢列城且立

潰矣非分兵留守不可肅樂曰是無以易吾莊公者於是共
推元辰任城守事分兵千人屬之以四明驛爲幕府家勤及
明經林時躍等參其事元辰日耀兵巡諸堞里人呼爲城門
軍三賓不敢動乃以翠山之眾迎魯王於天台自七月至十
月鄭始解嚴晉吏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少卿再遷正卿仍兼
吏科如故尋上疏言殿下大讎未雪舉兵以來將士宣勞於
外炎威寒凍沐雨櫛風編氓殫藏於內敲骨吸髓重以昔年
秋潦今茲亢旱臥薪嘗膽之不遑而數月以來頗安逸樂釜
魚幕燕撫事增憂則晏安何可懷也敵在門庭朝不及夕有
深宮養優之心安得有前席借箸之事則蒙蔽何可滋也天
下安危託命將相今左右之人頗能內承色笑則事權何可

移也五等崇封有如探囊有爲昔時佐命元臣所不能得者
則恩膏何可濫也陛下試念兩都之毀黍離麥秀之悲則居
處必不安試念孝陵長陵銅駝荆棘之慘則對越必不安試
念青宮二王之辱則撫王子何以爲情試念江干將士列邦
生民之困則衣食可以俱廢疏入報聞已又言中旨用人之
非累有封駁國監不能用時三賓黃緣居要而馬士英又至元
辰言士英不斬國事必不可爲貽書同官黃宗羲林時對云
蕞爾氣象似惟恐其不速盡者區區憂憤無事不痛心疾首
以致咳嗽纏綿形容骨立願得以微罪成其山野遂乞休未
幾

大兵東下乃狂走深山中朝夕野哭元辰故美鬚眉顧盼落

落至是失其面目巾服似頭陀一日數徙莫知所止山人亦不復識忽有老婦呼其小字曰子非廿四郎邪因歎曰吾晦迹未深奈何丁亥疽發背戒勿藥曰吾死已晚然及今死猶可其門人林奕隆曰請爲吾師作大還詞以祖道曰試歌之曰洵河天狼綏綏野狐逐人駭駭白日幽都敦肱血拇肝膽橫屠懸人以娛如跖之脯六千君子與白日殂五千甲楯與東流楫往哉浩然逃之太虛火宅旣離毒苦可除帝且餉公九光五銖小子歌此以當驪駒歌畢元辰首領者三遂卒王玉藻字螺山江都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慈谿知縣民不擾而事集不數月北都亡前令汪偉以翰林院檢討殉國玉藻率官吏士民爲大行哭臨畢別爲位哭之三日尋故少詹事

項煜以從逆亡命至玉藻與邑人馮元颺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別業慈谿人擒而撲之橋下置不問或以爲過應之曰吾不能爲向雄之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果孰重哉聞者聳然乙酉夏

大兵下江南浙中守令或去或降而玉藻與沈宸荃起兵奉魯監國晉御史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給事中往軍前任事邁往江上諸帥惡之不予以餉歎曰是將剗刃於我也力請還朝在垣中維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斥太常卿莊元辰留之丙戌夏浙東再破以黃冠遜於剡溪久而不歸資糧盡慈民及浙東義士時爲周之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與客談島上事輒歎

日今猶靖建炎際耳若以祥興擬之則下矣其崛強如此
辛卯後歸故鄉以餓死

董守諭字次公鄞縣人天啓甲子舉人與翁鴻業姜思睿齊
名所謂浙東三俊也魯王監國召爲戶部貴州司主事當是
時熊汝霖孫嘉績首事起兵然皆書生不知調度乃迎方國
安王之仁授之軍政凡原設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
召募數百人方王兵旣盛反惡當國者有所參決因而分餉
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之出也方王主之義
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徵也熊孫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
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監國令廷臣集議方王
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爭守諭曰諸君起義旅咫尺天威不守

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等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海甯給王藩金華歸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是議皆非也夫義餉者有名無實以之饋義兵必不繼即使能繼誰爲管庫今請以一切稅供悉歸戶部計兵而後投餉覈地之遠近酌給之後先則兵不絀於食而餉可以時給也方王雖不從然所議正無以難也之仁請收漁船稅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耳漁戶已辦漁丁稅矣若再苛求民不堪命雜販小夫且不自安人心一搖國何以立久之又請行稅人法請塞郡之金錢湖爲田請官賣大戶祀田以贍軍三疏皆下部議兵士露刃其門以待覆守諭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朝大臣尙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阻大事

邪上言得孟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談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狗盜之雄一檄召守諭將殺之監國不能禁令且避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出主上武甯雖悍將何爲者臣任死王前聽武甯以臣血濺丹墀可耳於是舉朝憤怒曰之仁反邪何敢無王命而害餉臣之仁乃止明年烈皇帝大祥守諭請詣朝堂哭三軍縞素一日遷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六月監國航海守諭不及從遂浮沈閭里間少受業於漳浦黃道周講學大滌山房著有孽蘭集國亡遜跡荒郊十九年卒年六十九邵之詹餘姚人錢塘破悲憤疽發背死守諭哭以詩極哀稱有建義之功借箸之策然不可詳王正中字仲搆直隸保定人武甯侯之仁從子崇禎丁丑進

士授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監國命以兵部職方主事攝餘姚縣事時義軍猝起市魁里正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幣甚至繫累呼號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之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票品覈資產以應否者以盜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民兵擊殺之諸營大譁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義言於監國曰梧借喪亂以濟其私致犯眾怒是賊也正中守土卽當爲國保民何罪之有議乃息張國柱田仰荆本澈各率所部過姚江舳艫蔽空以正中嚴備不敢犯國柱後從定海入縱兵淫掠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迄不得逞嘗率輕騎渡海鹽奪澈浦縣人倚之若嚴城焉擢監察御史喜星